

第一章 绪 论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由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因此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域的人们为了相互交往、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等等，就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翻译。所以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人类社会一项很古老的行为。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字，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之间缔结了一种“文学姻缘”，从而相互间产生思想、语言和文学上的影响。译入国的人民在这中影响下，打破了原有的“视界”，从而建立了新的“视界”。这样就有利于译入国人民文学阅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从而促使翻译者要提高自己的翻译作品的质量和水平，以满足不断提高到的读者的欣赏水平。从而也推动了接受国的整体文学翻译水平的进步。从而也有利于译入国对新的理论、新思想，以及异域文化的接受。使文学翻译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文学翻译的成果，即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接受与融合。而且翻译文学既有异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有本土文化的特征。同时，影响文学翻译因素有很多，诸如社会环境，政治因素，译者的偏好和水平，读者的审美需求等等。我们要想具体详细的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这些问题，就要寻找一个有利的工具。而这一工具就是“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文学理论，这种理论以“读者”作为中心，对各种文学现象加以研究。接受美学理论的出现，为我们研究一些难以理解的文学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提供了研究工具，也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一节 中国文学泰译历史回顾

一、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分期

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虽然在中国的古籍史料里找不到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泰国有关的历史资料显示，中国文学泰译在泰国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述到曼谷王朝建立之初。这两百多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这两百多年的中国文学泰译历史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通过研究这段中国文学的翻译史，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中国文学在泰国的发展变化的脉络，从而也能够了解到泰国读者的欣赏水平和欣赏口味的变化的规律。

要研究两百多年的中国文学泰译史，首先我们要给中国文学泰译这两百年进行一下分期。只有分期清楚明确了，才有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才有利于我们更详细深入的研究。

对于这段历史，学术界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划分方法。所以每位学者都用自己的标准对中国文学泰译进行时期划分，这样就会给人一种纷繁芜杂，凌乱没有统一标准的感觉。所以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时期划分标准，应该进行统一。结束学者们“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以有利于对中国文学泰译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对于中国文学泰译历史都有哪些分期方法。

泰国学者威奈·戍柿在学术文章《从昔日到今天——谈中国文学在泰国》中的第一部分讲到“中国文学开始被介绍到泰国时期”时，他将中国文学传入泰国的两百多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历史演义小说盛行的时代，自叻打纳歌盛一世皇朝时代，（大约在佛历二三四八年，公元一八〇五年前），中国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即被翻译编撰为泰文，直至约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已渐趋衰落，此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自开始翻译并

写进昔时的树皮纸薄而开始由印务局印制成书，第二阶段，是中国小说被刊登报刊时期，时大约在佛历二四六四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时期，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大约佛历二五〇〇年，此一时期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或是以历史为创作背景的小说趋于式微及缺乏吸引力的时期。而代而兴起者为新时代小说，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诗歌以及政治思想、哲学，以马克思路线的文艺理论等，此一时期中国传入泰国的形式已有所改变，即由直接译自中文或英文原著，而不像第一时期用讲述或编撰的方式。

第三时期，即自二五〇一年以来，是武侠小说被介绍及泰国读者时期，第一部被翻译为泰文的武侠小说为金庸所著的‘射雕英雄传’，泰文译者针隆·披沙那卡及巴允·披沙那卡，武侠小说在泰国流行近三十年之久，直至近几年来才失去其吸引力。

第四时期，即渴求认识中国时期，此段时期有二五一六年（公元一九七三年）稍前的时间，此一时期对介绍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佛历二五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法政大学学生机构假法大礼堂举办“红色中国展览会”。……此一时期至二五一九年“十月六日”事件之后而告结束，有关中国的此类书籍已成禁书。

第五时期：即多样化时期，此一时期肇起于二五一九年“十月六日”事件之后不论是已在两份大报作强烈竞争的武侠小说，或是“道的禅思”……其销途甚广，……这是中国新时代的新诗，长短篇小说及散文也被大量译成泰文，还有兵法书籍及成功的生活谋略等书。[1]

由以上引文内容可以看出，威奈·成柿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按照翻译中国文学的内容将中国文学泰译分成了这样五个时期。可见这种划分方法是有其道理的。

再者，我们再来看看泰国学者威哇·隆宛塔纳翁是如何给中国文学泰译分期的。

在威奈·朋斯卞博士主编的《泰中文化艺术研究》论文集中收录有威哇·隆

[1] 林牧译. 威奈·成柿作. 从昔日至今谈一谈中国文学在泰国[N]. 新中原报, 1993年元月4日第30版

宛塔纳翁先生的一篇题为《对泰国泰中文学翻译的一些看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威哇·隆宛塔纳翁先生是这样为中国文学泰译分期的：

总而言之，中国文学泰译可以按照时间进行如下简单的分期。自（曼谷王朝笔者加）一世王至六世王这段时期是翻译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时期。自（曼谷王朝笔者加）六世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翻译和模仿创作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时期。大约从佛历 2487 年（公元 1944 年笔者加）起到现在这段时期是从英文译本翻译中国文学的时期。大约从佛历 2484 年（公元 1941 年笔者加）起是创作杂糅有关中泰之间各种故事为内容的文学时期。翻译中国武侠小说时期大概是以佛历 2500 年（公元 1957 年笔者加）为起点的。
[1] (P. 151)

现为华侨崇圣大学教师的谢玉冰女士在其硕士论文《〈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中曾经也谈到了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分期。谢玉冰女士在论文中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分期也是按照时间进行的，但是论文中并没有详细论述有关这一分期的具体情况，只是简单的以译本的性质与时代背景为标准，将中国文学泰译分成了如下四个阶段：

……仅以中国文学在泰国各种译本的性质，与各时代背景结合，将中国文学流传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泰译《三国演义》与十八世纪泰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阿犹塔亚末年至曼谷皇朝初期）。

二)、十九世纪之泰国的中国文学（泰皇二世时代至泰皇五世时代）。

三)、二十世纪上半叶之泰国的文学（泰皇五世末年至泰皇六世时代）。

四)、西元一九五五年后的文学风气（泰皇七世时代至今） [2] (P. 1-2)

[1] 威奈·朋斯卞.《泰中文化艺术研究》论文集[C]. 泰国艺术大学, 佛历 2532 年, 即公元 1989 年

[2] 谢玉冰.《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D].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996

除此之外，泰国的另外一个学者宛妮·普塔珍通在著作《曼谷王朝翻译文学的发展》中，是按照国王世代来划分时期对曼谷王朝的文学翻译进行论述的。其中自然而然的包含中国文学泰译的内容。所以也可以将宛妮·普塔珍通的这种分期方法，看作是对中国文学泰译进行分期的一种方法。

宛妮·普塔珍通在书中作者将曼谷王朝一世到五世作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翻译了 34 部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第二个时期是曼谷王朝六世到七世，这一时期主要翻译的是依然主要是以翻译中国历史演义为主，并出现了泰国的模仿创作的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第三个时期就是现在主要是以翻译中国武侠小说为主的时期。宛妮·普塔珍通在书中也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来阐述曼谷王朝时期中国文学泰译的情况的。[1]

泰国学者吉拉答亚·素瓦提袞，在其著作《泰国当代文学》中，将中国文学泰译这两百多年的历史，只简单的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佛历 2475 年（公元 1932 年 笔者加）以前的中国文学泰译，和佛历 2475 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泰译。

[2] (P. 181-182)

中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1 年第四期上刊登了中国学者张兴芳的一篇文章，题为《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在文章中作者详细的论述了泰国经历的几次中国文学的翻译热潮。

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作品出现可以追溯到曼谷王朝一世王时代（1782 — 1809），根据作品内容类别和时间先后，共出现 6 次热潮。

第一次热潮，自曼谷王朝一世王时代至六世王时代（1782 — 1925）。这一时期，泰国文人大量翻译了中国史事文学，大多为古典演义小说，译作一般由翻译倡导赞助人、译者、整编者和文笔润饰者合作完成。

第二次热潮，自曼谷王朝六世王时代至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至泰国时（1910 — 1941）。这一时期，泰国文人继续翔译中国史事文学作品，并开始改编和仿写。

[1] 此观点主要参照宛妮·普塔珍通所著的《曼谷王朝翻译文学的发展》一书，作者并未明确提出中国文学泰译分期的论述，上述文字是笔者阅读《曼谷王朝翻译文学的发展》一书后，整理总结而成。

[2] 参见吉拉答亚·素瓦提袞所著的《泰国当代文学》一书

第三次热潮,约自 1935 年开始,共延续了十多年。这一时期,泰国文人主要翻译非中文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当时,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泰国已开始饱和,而西方通俗小说又开始大量传入泰国。受此影响。一些精通英语的泰国文人开始翻译西方作家创作和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使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内容。

第四次热潮,约自 194 年起,延续至 80 年代,这一时期,泰国文坛出现一批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消除两个民族误会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促进和巩固中泰两国的传统友谊起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涌入泰国,还出现一些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创作。

第五次热潮,约自 1957 年兴起,且至今不衰。这一时期,泰国文坛出现中国武侠文学热,又称“功夫”热。

第六次热潮,约自 1967 年开始,并延续至今,这一时期,泰国文坛出现一批借用中国历史题材的政治讽刺小说和描写旅泰华人生活的小说。[1]

张兴芳的这种分期方法综合了时间和题材内容等标准,综合了威奈·戍柿的分期,但比威奈·戍柿的分期更为详细周全。而且与泰国学者匡迪·拉鹏的分期方法不谋而合。这有可能是张兴芳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匡迪·拉鹏的文章。所以张兴芳的这种分期方法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也更能提现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全貌,我认为是一种比较好的分期方法。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学者中普遍流行的一种分期方法。学者潘远洋在他的一篇题为《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中,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进行时期划分。他的这种分期方法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多学者也都采用这种分期方法。

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具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又叫“《三国》”时期。始于 19 世纪初。……第二时期,也叫“鲁迅时期”。……第三时期,是伴随着武侠文学而来的“金庸”和

[1] 张兴芳. 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高林”（音译）（笔者注 高林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古龙）时期。[1]

这种分期方法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划分标准不统一。第一个时期是以文学作品作为划分标准的，第二和第三时期，又是以作者为划分标准的。所以这种划分方法应该进行一些改进，将划分标准进行统一。

以上列举的就是目前在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泰译研究中所采用的分期方法。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有些分期比较概括，有些分期比较详细。但总的来讲中国文学泰译的分期比较混乱。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或者根据自己订立的标准进行分期，这样就会给人一种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遵循哪一种分期方法的感觉。从而也就不利于对中国文学泰译历史的深入详细的研究。

笔者认为在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进行时期划分时，应该遵循简洁明了，能够翻译各个时期特点，而且标准统一的原则。本论文主要根据中国文学作品泰译的时间顺序，将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中本论文涉及到的 80 年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 1928 年到 1945 年中国文学泰译时期，二战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泰译时期和 1957 年至今中国武侠小说泰译时期。中国文学泰译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本论文只截取了其中的八十年来论述，所以在时期划分时，是从 1928 年开始的，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古典文学泰译开始进入了衰退期。

总之，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也是中泰文化友好交流交往史的一部分，把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研究透彻了，对研究中泰文化交流和中泰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对中国文学泰译历史的分期建立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统一的标准，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中泰学术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中国文学泰译历史回顾

泰国的学术界都认为印度文学是泰国文学的母亲，中国文学是泰国文学的父亲。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文学无论从内容和形式对泰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但是是印度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诗歌和戏剧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泰国文学自初始就是一种翻译文学。而中国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虽不及印度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的泰译却对泰国小说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深

[1] 潘远洋.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J]. 东南亚, 1988 年 01 期

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从阿犹塔亚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传入到泰国了。只不过那时候传入泰国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以文本翻译的形式传入的，而是随着迁移到泰国的华人以各种戏剧的形式传入的。

中国文学融入泰国是在阿犹塔亚时代开始，当时之世界戏剧传播，尚未有文学作品流传。[1] (P. 2)

而且泰国的另一个学者颂潘·勒卡潘在其所写的文章《中国文学演义》中也提到了中国文学最初传入泰国的情况。

阿犹塔亚时代的中国文学没有文字可考，其原因是当时泰国人民比较喜欢印度文学，而且中国传入泰国的戏剧，陈显出了完整的中国风俗形式，并未将其加以改造融入当地的文化习俗中。[2] (P. 75)

饶芃子教授也提到了中国文学最初是以戏剧的形式传入泰国的。如饶芃子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中论述道：

中国戏剧也岁华侨传入泰国。1602年，抵达泰南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看见闽粤古剧在那里演出，他在《1600~1605年约翰·史密斯马来亚历险记》中这样写道：北大年“华人富商合献其服装鲜明之戏班，于街头建台，公开表演古剧。此项表演，其特点在优伶行头之刺绣华丽，在彼辈歌喉之响遏行云，而尤其在不绝之击大铜钹而益以课白。”

1687~1688年间，另一位住在暹罗国都大城（阿瑜陀耶）的法国人卢贝赫，也曾有很有风趣的话谈到一次戏剧的演出：“有一出戏是中国的喜剧，我很愿意把它看完。暹罗人虽不懂他们的话，但却很喜欢那些中国的俳優，他们是用喉咙演唱的。……” [3] (P. 80)

[1] 谢玉冰.《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D].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996

[2] 颂潘·勒卡潘. 中国文学演义[A].曼谷王朝早期文学[C]. 蓝甘恒大学, 1975

[3] 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M].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由此可见中国的戏剧很早就传到了泰国，而且也受到了泰国朝野人士的欢迎和喜爱。虽然说中国古典小说以戏剧的形式在很早以前就在泰国境内流传，但是接受的群体还主要是以换人华侨为主，由于语言的阻碍，泰国本土人民对中国古典小说还是非常陌生的。直到后来，中国文学被翻译成泰文之后，泰国人民才有机会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学。

泰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的工作，一直到 19 世纪初才开始。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泰译开始于曼谷王朝初期。据记载，曼谷王朝一世王在位时，由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曾下令翻译由后宫的亲王，即一世王的侄子负责翻译《西汉通俗演义》。由昭帕亚帕康（浑）负责翻译《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于 1805 年前被译成泰文，泰文译本取名《三国》，《三国》泰译本在泰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西汉通俗演义》于 1806 年前被译成泰文，取名《西汉》。这两部中国古典小说泰译本的出现揭开了中国文学泰译的序幕。

在《三国》泰译本的影响下，一世王以后的曼谷王朝其他国王也继承了先王的遗风，积极地进行中国其他古典文学的泰译工作。曼谷王朝二世王时期，在 1819 年二世王下令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学《东周列国志》。而且二世王还下令组建了一个由 12 名泰、中学者混合组成的翻译局，专门负责《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机润色工作。因为二世王认为这些书是有益于国家公务的，是非常值得翻译的。《东周列国志》的泰译本取名叫《列国》。二世王时期，除了翻译《列国》以外，还翻译了《封神演义》和《东汉通俗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泰译本的《封神演义》取名叫《封神》，《东汉通俗演义》取名叫《东汉》，这两部作品于 1876 年分别进行印刷发行。在此之前，流通的均是手抄本。

到了三世王时期，据目前的资料看，还没有发现有哪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在曼谷王朝三世王时期翻译的。为什么三世王时期没有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呢？

三世王在位时期虽说是国泰民安。但是在二世王时期，作为王子的他是负责掌管国库财政和港口码头厅的。所以这就造就了他很少接触文学，接触更多的是财务和贸易，所以他也就对经商和贸易更为感兴趣，也更为精通。所以他将主要

精力都放在了同中国和印度的商贸往来上面。除此之外，三世王还比较重视佛教，所以他就不在延续二世王的做法翻译以中国的古典文学，转而集中精力翻译佛教经典。

栾文华教授在其主编的《泰国文学史》中，也对三世王时期停止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原因做了探讨。

一、二世王时期流行的文学样式，三世王时期继续流行。二世王时期最著名的作家如顺吞蒲，三世王时期有了更大的建树。但一世王时期嫌弃的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热此时却有些降温，因为三世王认为世俗的作品已经够多，而宗教的作品有待加强，所以他把皇家的翻译力量转移到了翻译佛经上面去。三世王与中国的交流把二世王注重精神（翻译文学作品）转移到了物质（做买卖）的基点上。[1] (P. 103)

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热潮在三世王时期降温以后，在四世王时期又开始升温。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已经不再由国王来倡导和支持了。转变为有王公大臣们来倡导和支持。四世王时期，在颂德玛哈素里雅翁的倡导下，又有十二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泰文。在四世王时期翻译成泰文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西晋演义》泰译本名叫《西晋》、《东晋演义》泰译本名叫《东晋》、《南宋演义》泰译本名叫《南宋》[2]、《隋唐演义》泰译本名叫《隋唐》、《南北宋演义》泰译本名叫《南北宋》、《新编五代史平话》泰译本名叫《五代》[3]、《万花楼》泰译本名叫《万花楼》、《五虎平西演义》泰译本名叫《五虎平西》、《五虎平南演义》泰译本名叫《五虎平南》、《说岳》、《水浒传》泰译本名叫《宋江》、《明朝演义》泰译本名叫《明朝》[4]。

自四世王时，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就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五世王时，这种变化更加剧烈。在国际上，西方的侵略势力加大对暹罗的扩张。在国内，国王

[1]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2] 据泰国学者黄汉坤考证,《南宋》是根据《南史演义》译成,而非《南宋演义》。

[3] 据泰国学者黄汉坤先生考证,《五代》并非根据《新编五代史平话》翻译而成,而是根据《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译成。

[4] 据泰国学者黄汉坤考证,《明朝》是根据《云合奇踪》译成,而非《明朝演义》。

自上而下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而且这时候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一世王时期的作为军事战争的参考书，到二世王时期的有益于国家公务。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朝野的娱乐消遣。也正是由于这种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的改变，从而使四世和五世王时期成为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最多的时期。

五世王时期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开天辟地》泰译本名叫《开辟》、《隋唐演义》第二次翻译成泰文，《罗通扫北》泰译本名叫《罗通》、《薛仁贵征东》泰译本名叫《薛仁贵》、《薛丁山征西》泰译本名叫《薛丁山》、《英烈传》、《乾隆游江南》泰译本名叫《乾隆》、《大红袍》、《小红袍》、《岭南逸事》泰译本名叫《岭南》、《明末清初演义》泰译本名叫《明末清初》[1]、《西游记》、《包龙图公案》泰译本名叫《包龙图》。

由于六世王在位时，留学西方的泰国学生带回来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增强，译介西方文学作品成了一时的流行趋势。由于西方文学作品独特的艺术特征，新颖的题材，以及异域风格等给泰国的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随着西方文化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潮流，所以六世王时，中国文学的泰译数量就明显减少了。这一时期支持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支持者也发生变化。在四世王和五世王时期是王公大臣们来支持的，到六世王时转变成了各种报社的负责人和印刷厂的老板等。这时候翻译中国文学的目的也由原来的供朝野娱乐，转变成了商业性。

六世王时期 主要翻译了 4 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主要是由民间组织翻译的。主要有：《唐朝演义》泰译本名叫《唐朝》、《元朝演义》泰译本名叫《元朝》[2]、《武则天》、《五虎平北演义》泰译本名叫《五虎平北》。

在四世王时代，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印刷出版，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以在群众中流传，其结果便是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从而使泰国本地人和西方人设立的印刷厂纷纷将一世王以来翻译成泰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印刷成书出版。而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泰国的各家报纸为了能增

[1] 据泰国学者黄汉坤考证，《明末清初》是根据《新世鸿勋》译成，而非《明末清初演义》。

[2] 据泰国学者吴琼考证，《元朝》并非根据《元朝演义》译成，而是根据清代弹词《再生缘》改编而成。

加报纸的销量，便纷纷刊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了能够尽快读到当天刊登在报纸上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很多读者经常在印刷厂门口等候购买当天的报纸。由此可见，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泰译本在泰国读者中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

最先刊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报纸是《沙炎叻报》，该报刊登的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有以前翻译改写的，也有刚刚翻译的。其中最为出色的主要有《元朝》、《双太子》、《万孝忠》、《唐楚智》、《安邦定国志》、《左维民》、《晋皇后》等等。这些小说在报纸上刊出后，很多都被结集出版。其中《元朝》、《左维民》、《晋皇后》等还被多次再版。

除了《沙炎叻报》之外，由华侨萧佛成先生创办的《华暹日报》也大量刊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该报上刊登的第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有萧佛成先生亲自翻译的《大郎杨胥》。此后还陆续刊登了《年家尧》、《八大仙》、《包龙图》等等。

泰国还有一份以刊登“政治相声”专栏和“中国故事”而闻名的报纸《国柱日报》。该报纸刊登的中国小说主要有《金瓶梅》、《沈碧霞》、《梁红玉》、《红莲寺》等。在该报刊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以《金瓶梅》和《沈碧霞》最为出色。

《曼谷政治报》是首份宣称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报纸。该报纸每日都会刊登两个中国文学作品，有时会刊登三到四个，这主要是由于其他一些报纸停刊，于是就会将其刊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转载于《曼谷政治报》。该报曾刊载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商朝》、《四太子》、《陈耿明》、《金龙生》、《萧德成》、《节鸿基》、《高秀荣》等等，在该报刊登的作品中，最为出色最受欢迎的小说为《云世皇》。

此外《诗军月刊》，也是刊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基地。《诗军月刊》刊登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它刊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多是以前其他报纸刊登过的。如：《左维民》就在前面提到的《沙炎叻报》刊登过。此外像期刊登的《孟丽君》、《宋陵军》、《彭公案》等作品也都在其他报纸刊登过。《诗军月刊》重刊以前的作品，可能是由于中国小说热潮导致各报社竞相刊登中

国古典文学作品，以至于稿源缺乏，或者是翻译质量不高所致。

中国文学泰译质量的高低好坏，跟翻译者的水平和翻译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从一世王时开始中国文学泰译活动以来，中国文学泰译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翻译《三国》、《西汉》的时候，由于那时候没有精通中泰两国语言的专家，所以采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翻译方法，即由略懂泰文的华人口述故事主要内容，然后有专门的人负责记录整理编辑，然后再让精通泰文的诗人学者进行加工润色。由此可见，采用这一方法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由多人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这种翻译方法要经过两道工序，而在第二道工序中，精通泰文的泰国诗人或学者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来对作品内容进行取舍，将那些与泰国文化和风俗习惯不相符合的内容进行删除。然后将精选的内容用纯正的泰文在进行润色。所以用这种方法翻译的文学作品，读者阅读的时候就像在读本国的作品一样，并不会感觉到是从中国翻译过来的作品，这也是《三国》在泰国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种翻译方法具有的优点，所以知道现在还有人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翻译。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方法就是模仿创作的方法。这种方法严格的讲，不能算是翻译方法，因为他不是将一部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而是泰国的作家根据中国和泰国的历史神话故事的内容，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作品。这些作品将中泰两国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绝妙的混合在一起。既具有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脸谱和威严，帝王气派十足，同时又有泰国佛国的浓郁特色，让中泰混合的主人公在中泰混合的环境中一唱一答，行文更是妙趣横生，从而使读者爱不释手。泰国比较著名的两部模仿创作的作品有，桓良·初巴干仿作的《田无貌》和泽民仿作的《钟皇后》。

其实，这样的仿作在泰国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掀起了阅读的热潮，作家们来不及翻译真正的中国文学作品，而且泰国报纸和杂志争相刊登中国的文学作品，所以就促使一些作家开始仿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是作为读者，很难知道究竟泰国有多少这样的仿作中国文学作品，也很难知道哪部是仿作。作家们也不会让读者们知道，因为他们怕失去读者，失去市场。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我们也从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回顾中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泰国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和深远，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并延续到今天。

第二节 重要概念的阐释及界定

一、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在文字上极其相似，只是语法结构上有了一些位置的变动而已，但是这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只有先弄清楚两者的概念和本质特征，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去探讨的其他问题。

我们在给“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下定义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翻译”。所谓“翻译”，这一词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界定。传统的词典里面的解释是：

翻译 fān yì ①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外国小说 | 把密码～出来。②做翻译工作的人：他当过三年～。[1]

除此之外，在现代翻译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对“翻译”的定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翻译是（1）“用其他语言来解释语言符号，并将翻译过程理解为将一种语言中的信息替换为另一种语言中的完整信息，而非替换为孤立的语码

[1]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单位” [1] (P. 2)

(2) “把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 [2] (P. 2)

(3) “从一套语言符号到另一套语言符号的‘意义’转移” [3] (P. 2)

(4) “从语义到文本，用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在接受语言中再现源语信息” [4] (P. 2)

(5) “生成一种与特定源文本有关系的功能型目标文本，这个关系是根据目标文本应达到或需要达到的功能（翻译目的）来加以说明的。” [5] (P. 2)

由以上几个关于“翻译”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论传统的词典里的定义还是现代翻译语言学领域里面的定义，都强调翻译是从一种语言（符号）转换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活动。这种从一种语言（符号）转换另一种语言（符号）也正好现实了翻译的本质特征，即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者叫信息传递。

我们了解了“翻译”的定义之后，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这两个概念，我们单从词语的表面就能体会到两者的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理论，“文学翻译”的中心词是“翻译”，而“文学”只是“翻译”的辅助修饰语而已。恰恰与此相反，“翻译文学”这个概念中，“翻译”变成了修饰语，而“文学”转变成了中心语。虽然只是这么简单的位置的变动，但是强调的重点和意义，甚至这两个概念所属的学科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文学翻译”强调的是“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即有关“文学”的翻译，所以“文学翻译”这一概念是属于“翻译学”

[1] 转引自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原文源于Jackobson, Roman. 1959/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Reuben A. Brower. P. 233

[2] 转引自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原文源于Catford, John.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

[3] 转引自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原文源于Lawendowski, Boguslaw P. 1978. On semio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Tomas A. Sebeok. (ed.) P. 267

[4] 转引自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原文源于Nida, Eugene and Charles 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P. 12

[5] 转引自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原文源于Nord, Christiane.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P. 28

领域的。“翻译文学”强调的是“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即从其他语言翻译到本族语言的“文学”。所以“翻译文学”是属于文学领域的概念。

那么“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概念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所谓“文学翻译”，王向远教授是这样理解翻译概念的：

“文学翻译”指的是将一种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中介或媒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概念。[1] (P. 23)

而笔者认为“文学翻译”就是指把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活动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来看待，其强调的中心是“翻译”，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文学翻译融入了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融入了译者本身的思想，情感，想象和审美体验感。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并在这种解读的基础上，将原作背后所隐藏的思想情感，意蕴意境和艺术魅力以本民族的文字通过文本向读者传递出来。所以文学翻译是一个动态的再创作的过程。

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翻译理论里。最早提出文学翻译理论的是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他提出“演说家式的翻译”。在中国最早对“文学翻译”理论进行研究的是张今教授，他的《文学翻译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是国内最早的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性著作。

而“翻译文学”的概念跟“文学翻译”就有所不同。“翻译文学”强调的重点是“文学”，即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指的是“文学翻译”这个动态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文学翻译活动所形成的最终的作品，即文学文本。正如王向远教授所指出的：

“翻译文学”是从跨国界、跨文化的角度划分出的一种文学类型的概念，或称文学形态学的概念。“翻译文学”是一种文本形态，它不等于“文学翻

[1]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翻译文学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译”。[1] (P. 19)

由以上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区别是，“文学翻译”是以研究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为对象的，是一个动态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总结出翻译的规律和方法，从而对翻译的实践起到指导作用。而在研究的范围上，“文学翻译”既可以研究将其他民族的作品翻成本民族语言文字这一过程，也可以研究将本民族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的过程。以泰国为例，研究文学泰译或者中国文学泰译既可以研究将泰国作品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或汉语这一过程，也可以研究将其他民族文学作品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泰语这一过程。而“翻译文学”是以翻译为本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是翻译文本的历史，通过研究历史从而归纳总结出翻译的方法、原则，以及标准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等等，主要是指出翻译理论的价值，而不是指导实践。“翻译文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翻成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作品，并不包括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的本民族作品。还是以泰国为例来讲，研究泰译文学，或者说研究泰译中国文学，其范围只限于翻译成泰语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而并不包括翻译成中文的泰国的文学作品。

二、论文题目的阐释与界定

弄清楚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这两个概念及联系和区别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本论文题目中“中国文学泰译”的概念了。中国文学泰译，研究的不仅仅是翻译成泰语的中国文学作品，而是研究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泰语这一整个过程。包括起因、发展、结果、影响等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本论文不仅要研究译成泰语的中国文学作品，还要研究它的整个翻译发展的变化过程。以中国古典文学泰译为例，既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泰译的起因，还要研究翻译的方法，翻译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翻译完成后，泰译本的流传及影响等等。

而“八十年”这一概念，也需要阐释一下。众所周知，泰国翻译中国文学的历史不止短短的八十年。从曼谷王朝初期的一世王时代翻译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公元 1805 年）算起，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为什么本

[1] 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八卷—翻译文学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论文只选择了八十年这么短的一段时期呢？而这“八十年”又是从何时算起呢？下面我就把这些问题做一下解释。

由于笔者所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方向，那么论文就应该做与现当代文学有关的内容，所以我选择了中国文学泰译这一论题。这样既跟中国文学有联系，又跟外国文学有联系。而我们知道不论按照传统分法还是现在分法，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都是 1917 年。[1] 而栾文华教授在《泰国文学史》中对泰国文学的分期是这样的：

古代文学

自素可泰王朝起至曼谷王朝四世王止（公元 1257-1868）

近代文学

自曼谷王朝五世王起至本世纪（指 20 世纪 笔者注）二十年代末止（公元 1868-1928）

现代文学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今（公元 1928- ） [2] (P. 4)

从栾文华教授对泰国文学的分期我们可以看到泰国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是 1928 年。而这个 1928 年正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分期之内，所以笔者就将本论文研究的时间起点定在了 1928 年。而从 1928 年算起，到现在正好是八十二年的时间。按照去零存整的方法，采用了“八十年”这个整数年限。所以论文题目中所说的八十年指的是大约八十年，并非非常精确的整整八十年。这样就为本论文研究所采用的时间起点找到了理论依据，从而避免了胡乱确定“八十年”这个时间段的嫌疑。虽然在论文中会涉及到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本论文研究的主要是“文学翻译”，而非“翻译文学”。也就是说本论文研究的是

[1] 传统分法:1917—1949. 多数学者持此观点. 如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等, 主要参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等。现在分法: 包括当代文学, 1917 至今. 南方不少学者持此观点. 如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下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上即指 1917—1949, 下指 1949 至今。

[2]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中国文学泰译”这一活动的整个过程或现象。而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或者说这一现象正好是发生在泰国现代文学时期的,也就是说这一翻译活动或者现象是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这一时间段之内的。所以说,本论文的题目和内容是完全符合所学专业的要求的。

再者本论文中的“中国文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的(包括香港和澳门)文学作品为主,其中也会极少量的涉及到台湾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学”并不包括泰国的华文文学,即不包括在泰国的华侨华裔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泰译”并不包括研究泰国华文文学泰译的情况。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方法概述

一、研究现状概述

泰国翻译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 200 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中泰译中国文学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从最初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如《三国演义》等到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翻译,再到现如今的网络文学的翻译,可谓是琳琅满目,汗牛充栋。虽然中国文学被翻译成泰文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寥寥,而且都非常的浅显,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在中国国内,研究泰国文学或中国文学泰译比较知名的人士主要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李健,中国社科院的栾文华、暨南大学的饶芃子等等。

李健曾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多篇跟泰国文学或中国文学泰译有关的文章。如 2006 年发表了《泰国皇家文学》,主要介绍了皇家文学的概念,判定标准以及皇家文学中翻译中国文学的情况。在 2008 年,其又发表了《论翻译在泰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近代文学为中心》,文中主要介绍了泰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即,印度文学和佛经的翻译,中国文学的翻译和西方文学的翻译。

栾文华教授研究的主要是泰国文学史。在其主编的《泰国文学史》一书中重点介绍了《三国演义》在泰国的流传及影响。

暨南大学的饶芑子教授,在研究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及影响方面也取得了显著地成果。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文学在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东南亚国家的流传情况。其中第七章专门介绍了中国文学在泰国的翻译流传及影响。其中首先论述了古典文学的泰译及其影响,并详细论述了《红楼梦》在泰国的流传及研究情况,其次论述了中泰文学互译和武侠小说在泰国的翻译。最后,论述了以鲁迅为首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泰国的翻译流传及影响情况。

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范和芳、雷华、杨宝筠、张兴芳、李欧和黄丽莎等也对泰国文学或中国文学泰译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其中杨宝筠著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简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泰国流传的情况。张兴芳在1991年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文章主要对中国文学泰译的分期情况做了论述。

此外,戚盛中曾于1990年在《东南亚》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在泰国》的文章,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从泰国一世王到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学在泰国的翻译流传情况,并详细分析了其原因及所产生的影响。

而潘远洋在《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一文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文学泰译的历史分期,以及各个分期中的主要泰译的作品。

还有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情况的学位论文。如谢玉冰、黄汉坤、王苗芳、李晓新等人的硕士或博士论文。

谢玉冰在台湾文化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论文是《〈西游记〉在泰国的研究》,谢玉冰老师在论文的绪论中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文学泰译的情况。2002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硕士生王晓新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对泰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以泰译本《三国演义》为个案,对中国古典小说在泰国的翻译概况、对泰语文学的影响、流行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现任泰国农业大学教师的吴琼,2004年在南京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两汉故事源流研究——以明清时期的发展形态为中心》,其中一节主要论述了《西汉演义》在泰国的翻译及流传情况,同时也分析了《西汉演义》对泰国泰语文学的影响。同是2004年,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裴思兰撰写了硕士论文《鲁迅和金庸在泰国的接

受之比较》，论文主要比较分析了鲁迅与金庸作品在泰国的接受和研究的情况。随后在 2007 年浙江大学的博士生黄汉坤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的论文，论文主要论述了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方式，泰译古代小说的形成发展，中国古代小说对泰国文学和演出艺术，宗教和壁画艺术的影响等内容。在 2009 年同样是浙江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王苗芳撰写了《中国武侠小说对泰国的影响》，论文主要论述了泰译本武侠小说的形成发展和翻译方法，以及泰译本武侠小说对泰国社会、语言、文学等得影响。除此之外，泰国华侨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陈妙兰、罗敏慧等的硕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情况的。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文学泰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而且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史实的总结和简单分析。并未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笔者也没发现，有哪篇文章或论文，是以某一理论作为工具或依据对中国文学泰译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希望随着交流的持续加深，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也希望笔者的硕士论文能够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二、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文学在泰国的流传及影响，已经有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专业性的文章、论文或者专著发表或出版。由于笔者本人对所有手机的资料进行整理和认真阅读后，发现在笔者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发现一篇（部）论文或专著是对中国文学泰译进行详细系统的研究介绍的。所以笔者决定试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于是便将这个论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顺利完成论文，并对中泰文化交流以及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和有益的补充的话，将是自己最大的荣幸。

本论文采取以文献资料实证，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以真实准确的历史为事实依据，以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分析比较，来研究二十世纪末期及以后泰国翻译中国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以及产生的原因。并且通过梳理历史史实的方法来研究泰国翻译中国文学中都翻译了那些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理清泰国翻译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最后通过分析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泰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